



《都市·行走No.1》 李仲 木刻 67 × 57cm



《体会速度》 付继红 木刻 54 × 65cm



《错荷二号》 黄作林 木刻 60 × 50cm

◎ 王川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一日，我开始做实验抽象水墨作品至今，基本上是以墨分五色作画。这正是体现我对形而上精神的关怀和思考。

九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我在四川省成都市一家医院做了胃癌切除手术。两周后，开始接受化疗至今。九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在四川接受的治疗情况是，我在化疗之前提早亢奋，使身体的抵抗力增强，承受化疗对身体的侵犯和折磨。其中，化疗药物里有一种很积极的表阿毒素(E-ADM)的液体是鲜红色的，毒性很强，注射进我的身体两小时后排泄的尿液也是红色的。这种以毒攻毒的方式使我深受启发。我受到这种挑战后立刻应战。出院后返工作室工作，开始在墨分五色的纸上加了一点点珠砂色，于是又加了少许头青和淡黄，大概就是三种原色反复跟墨分五色打交道。画面的有机成分被充分动员起来，造成了形而下肉身的喜悦和快感。



▲ 王川三年来已完成 400 万日记和水墨 400 幅
▲ 王川 1999 年 7 月于大连付家苑

应该说，我的肉身疾患是在信靠主的支持中克服和战胜的。主耶稣赐示我说，当失去勇气的时候，最需要勇气。于是，我画了这批纸水墨作品。在这些水墨作品的背后，我获得了如何营救肉身的很多说法，而这些说法都是很积极的，有根据的。在此，由衷地感谢怀汉新先生的慷慨支持，获以印刷这本集子。我希望更多的朋友喜欢这些用生命换来的Ink on paper! 向关爱我的所有朋友致以由衷的感谢。

在这里的城市，欣赏抽象艺术作品形式过程中，观者的因素从未带给人甚么收获。谈论什么公众或其代表人物在此只能使人误入歧途，甚至连理想的接受者这个概念在探讨艺术时亦是有害无益的，因为它无非是设定了人自身的本质和在场性。这种设定的界限本身是限定。

艺术以同样的方式设定了人的肉身和精神的存在，然而艺术作品却从未关注过人对它的回应。我从来没有一幅画为它的观赏家和收藏家而做，都是因为自己执著一种不执著的好玩，值得一提的是，我的生命劫难之后的三年，观众更不懂我的原作，足以说明在艺术领域里不谙原作的观者有多么广大了。事实是，最多观者和普及的艺术作品没有思想和艺术。

我们交流什么呢？如果那些领会了作品的人，它也几乎甚么也没有“告诉”他们。抽象绘画和抽象艺术不是发布信息，因为传播执行功能所传播的一切都只是信息，也就是说，它传播的只是非本质的东西。是些拙劣的特征，歪曲的吹捧，使人们普遍认为抽象艺术的实质是乱画之中或信息之外的东西。批评家阐释的东西是他们那一套随时随地可以“套牢”的词语信息的模式，抽象艺术的精髓是某种深不可测的、神秘的、私人性的东西，我们如何来理解不为观众而存在的抽象艺术作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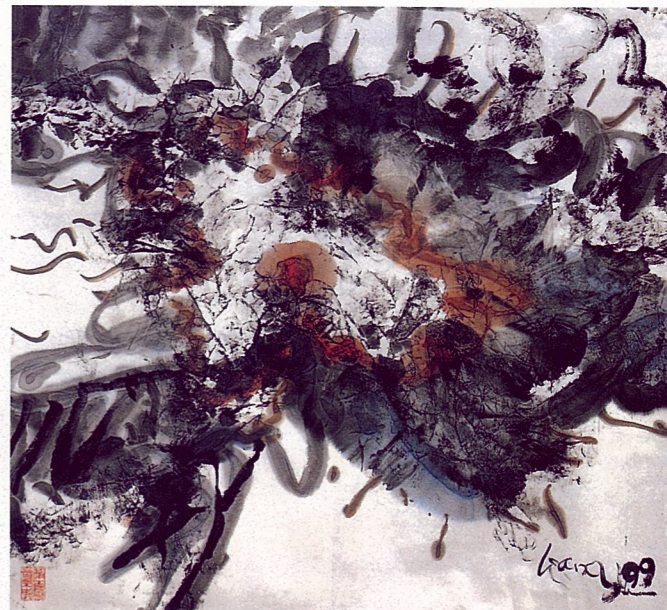
1999年3月王川在成都工作照

在都市里的风景里没有人 ——有关《水墨与都市》的问题和质疑

◎王川



《No. 22》王川 水墨画 39.37 × 39.37cm



《No. 23》王川 水墨画 39.37 × 39.37cm

《纸上拼贴》(局部) 王川 240 × 150cm



王川工作学习照

九八九年在深圳的一天，我第一次看到导演马丁·史柯西斯(Scorse)的当代都市题材电影《计程车司机》(Taxi Driver)1975，我看到劳勃·狄·尼洛(Robert De Niro)出现在电影戏中是一位魔鬼般的穷凶极恶的家伙，坐在计程车中的那位矮小而长着大胡子的人叫道：“停！停！Stop！Stop！”这个人就是导演马丁·史柯西斯。他在他导演的电影里客串一乘客的角色。电影以一个计程车司机自恋狂的恶魔般的怪癖，揭发这个都市“内心的黑暗”。当今美国主流电影称之马丁·史柯西斯的激情为“活着的电影”。在《计程车司机》之前，已拍成九部电影。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国家的人民正在文化大革命的集体主义的热情之中，错过了一个以计程车司机眼睛观看生活在色情、暴力、凶残、受虐之中的纽约。

之后，他导演的《纽约·纽约》(New York New York)(1996)和《金钱本色》(The color of money)(1996)，《基督最后的诱惑》(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1998)以及《困顿》(1998)，以及去年拍摄的《午夜速递》的过程之中，恰遇他的父母双双因癌症前后三个月过世。他白天在片场拍戏，晚上在医院里陪母亲，一直陪到母亲去了，接着又陪他父亲，陪着陪着，父亲也走了，身心

交瘁的他终于重新发现纽约是一个无可挽救的大都市。因为《午夜速递》影片中救护车的救护员跟《计程车司机》是一种内心无可奈何的绝望、颓废和空虚，不一样的是救护车速度更快速地驶进大街小巷里救援。但是，救护员抬上病人火速送进医院后，发现医院里一个被捆在床上的吸毒的男子拼命叫喊：“给我水，再给我冰！！……”另一个场景是两位救护员拥挤在公寓屋里，从狭窄的过道上看到屋内的一位肥胖移民男子奄奄一息挣扎，救护员匆忙急于心脏起搏，并且大喊：“放一首他喜欢听的音乐，赶快！”这句话才使马丁再次重新走进了纽约之中移民家庭……这些移民几乎绝望地生活在梦想中的纽约大都市。

一、有一天我会死在一张宣纸和一堆稿纸的后面

中国当代水墨画能否跟西方纸上作品平分秋色？也就是说，可能双方都在异国情调中“异”出对方的平等对话，我不敢说，也没有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涉及的范围太广，可能也没有这个必要。以我个人的经历和看法，我曾有一年的时间在纽约市逛Gallery、museum看展览，纽约苏荷里的三百多家画廊中，可能只有七家Gallery在展出纸上作品，而且有一家琼依Art-center非

营利性专门展出纸上作品。以纸本身为媒材。用纸做装置模型，纸和纸在变化中的游戏玩法，如各种纸张的韧性和弹性，又涂上化学物的纸如蜡、胶水、折叠……纸贴在铁丝上的一张奇怪的又包裹在雕塑动物身上纸被烟头烧过无数个小洞洞的荒诞，表达梅花鹿被伤害的环保观念。作品是五花八门，如日本灯加日本纸灯笼，中国皮影戏的皮影纸，仅仅是公众实用欣赏的两种而已。我知道纸是聪明的中国人智慧的发明，但玩耍纸的各种花样都已穷尽在纽约这座无所不包的大都市里。现在我的结论是：在中国本土画水墨画还有点像是在搞艺术之类的一本正经的事情。（我们好像回到了歌德著作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年代），因为纽约这座大都市也就两三家经营水墨画作品，不是一两家日本人经营的，就是台湾人掌握的。（其中包括台湾政府的中华新闻文化中心北美光华艺廊，但是只限于展出台湾旅美艺术家的架上作品，以及观念艺术作品，跟大陆画家无缘。）

我们仍然局限在水墨材质的工具之中，这是我们被迫选择的异国情调之中的异国工具、材料。

相比之中，那些中国新人类的艺术家的手脚之快地描准对方搭乘国际列车去参

加国际大展, 尽管火车轨距不同, 正好是轨距的不同异国的相互调情才有戏唱? 水和墨和纸的材质是局限的, 而局限需要精彩的极限和放大后的无限。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因为油画材质和装置作品可以在世界任何国家城市里的博物馆和 Gallery 展出, 西人也能够完全熟悉地接受材质。(全世界人都在享受钢琴演奏的音乐一样), 只是画面的意识形态控制, 和精神心理上的控制增强, 人物如咒语般的虚伪之中, 突然使画面终止, 如西人预期的中国集体性的阳痿, 导向内心毁灭。西方人对西方权力中心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 乃至后现代主义等等, 已经了如指掌, 有时还故作惊人状: “原来你们中国人的当代艺术是这样的暴力和残酷。他们已经很不容易了。” “因为你们贵国传统文人中早已有范宽、黄公望等人的成就。我们在大都会博物馆里看台湾‘中华瑰宝’(由台湾故宫博物院主办)展览时, 特别是雕花烟壶的手工艺的雕虫小技之巧夺天工, 中国人聪明至极, 我们的感受很兴奋很感慨, 但又是很难过的。因为你们有人类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 你们应该值得自豪和骄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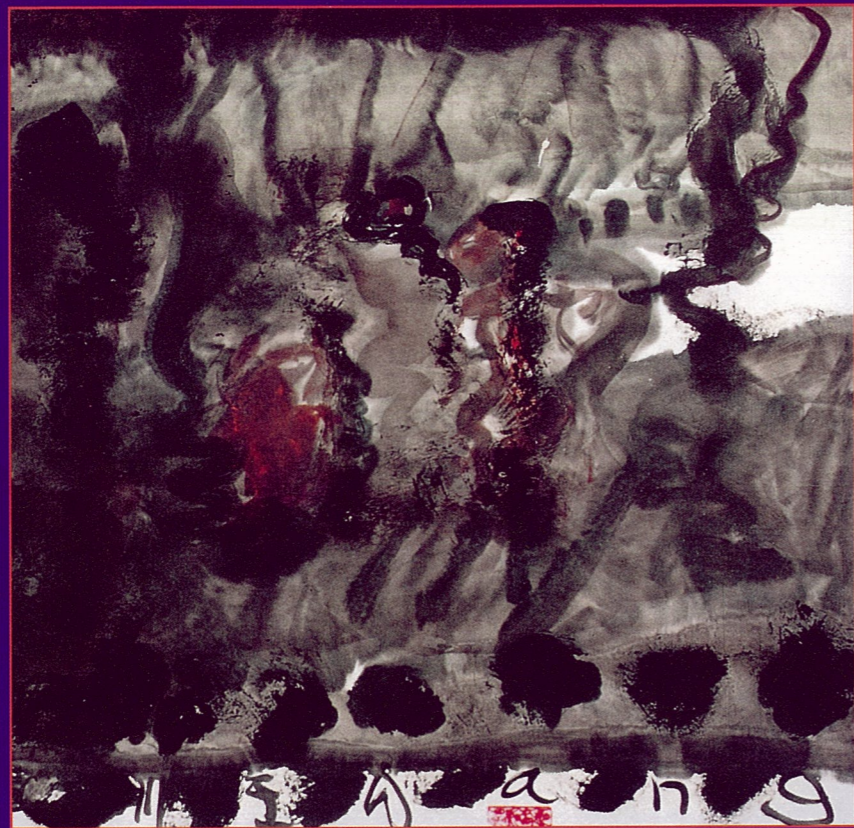
这是对方在相互异国情调之中“异出一种眉来眼去的小插曲”。我们如果一经放大, 再添油加醋, 就成为误区之中的误区, 这是我们值得警惕的, 因为我们是第三世界国家, 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这是一种残酷的现实。

2000年9月于都江堰南桥

二、活着就是为了继续生活和工作。

上教堂不能赎清你的罪恶, 只有在街头才能做到。但在都市的街上, 却找不到街头。街上的人群是虚假的、形形色色的伪生活……最好的方式是走避, 是离弃。我没有家, 也就没有房子。因为我需要个人的写作和真实的生活。这种方式更自由, 更快活。

我一个月住在四川省都江堰市一个山上的二王庙附近的百川俱乐部里, 环境依山傍水, 只是墙上有标语: “学习李冰父子治水精神, 将都江堰市变成具有精神文明的国际旅游城市”。著名的宝瓶口激流涌进的水通过西部开发的龙头——成都市区。这一条主要由西岭雪山奔流下来的雪水, 分流到岷江一直奔流在我住的 ROOM 身后, 急流而过……使整个川西平原的人们享受了上帝赐给他们在大河边生活的福祉。我每一天晚上都享受这条滔滔不绝的生气和声音。真是美极了! 但跟大河急流涌进的速度正好相反, 都江堰市市民不紧不慢地闲散于河边街上, 处处是人群围着麻将桌打麻将和店铺之中



《No. 30》王川 水墨画 23.62 × 23.62cm 一张“天下第一纸”。

睡, 度假村更是打得通宵达旦, 天亮后开始小睡, 醒来之后吃大餐。因为氧气太足, 空气新鲜, 市民们骄傲地满足于他们的生活。他们一代又一代地传宗接代, 生儿育女, 从时间上, 对他们的个体早已死亡了不止于两千次以上(因为李冰父子是两千年前的治水创举)。现在都江堰和青城山只是避暑的地方而已。而今眼下的这条大河流到成都都已经变成肮脏的府南河中的“整”治工程。很多成都画家自豪地用污染过的小河里头的水淘洗笔墨, 沾沾自喜, 创作的亢奋之余, 流出污染过的兴奋的泪水。

而另一处是四川夹江市的千佛岩一条便道, 我只能走路去看夹江造纸博物馆的天下第一纸, 使我这位绝症患者感动的是, 这种穷根到底究竟有何意义? 恐怕也没有人再对这种终极关切感兴趣了。我有幸看到洁净而清澈的青依江边上, 夹江造纸博物馆的第一张成功的宣纸。造纸的原材料中, 草本植物在第一道工序以后, 植物精细的纤维、草本纹路的图案、节奏, 构成在纸的纹理之中, 天然而完美的一幅又一幅抽象画。最美的是纸本色植物纤维的痕迹, 这才是一种自然的高级。最后完成是著名的夹江宣纸, 成为低级的纸上涂画一些东西, (我画了卅年的画) 其中十六年在纸本设色, “真”是“白了少年头, 空悲切”。“假”的是我们可能永远告别了这

纽约的著名画家克斯·哈林 Keith Harinng(1958-1986)涂鸦行为方式告诉我们, 作为艺术的他, 充满着天真易感的心, 不间断地用手在地铁上、写字楼外面的墙上、围墙上……想到哪里就涂到哪里……摆脱自己爱好的束缚, 使艺术升华到奇妙的自由世界。他的头脑里没有思想和概念的困难, 像“大顽童”一般演化出来成人的幼稚行为, 尽管他生活在纽约只有短暂的三十二个春秋, 但他很直接地涂画比起我们“水墨与都市”的毛笔、墨和纸, 以及装裱的颜色和考究的复杂还过之, 使他获得了一种简单的富足。时间是被他充分浓缩的, 涂在平面上凝固的, 美丽的。这些作品进了一流的美术博物馆展览并永久收藏(包括他涂画过的火车车厢也被拆解后, 由各大博物馆收藏), 纽约的苏荷区 Keith Harinng 专门店出售印有他涂鸦符号的 T 恤衫、裤子、鞋、帽子、明信片等等。使纽约中的人在涂画的世界中走动, 这是都市的大手笔之中的大风景。

因为他仅仅拥有一双手就足够了, 这双手就是都市的风景, 这双勤劳的手就是都市一条长长的风景线。都市中的风景里是没有人的。只有涂画, 涂画就是都市的一道风景。我们深圳的《水墨与都市》的命题应该何解?

2000年9月于川北俱乐部

2001年四川雕塑状态

◎邓乐

由四川美术家协会雕塑艺委会策办的这次室内雕塑展暨学术研讨会, 是为了全面清理四川雕塑生态, 使四川雕塑健康发展。展览包括了四川37位雕塑家的98件作品。这是四川雕塑展览史上第一次由雕塑家策办的大型展览。是四川雕塑状态系列学术活动的一个部分。学术研讨会邀请了全国著名的学者对雕塑生态的现状作分析; 雕塑的开放与本体建构的重要性; 雕塑创作的思路与文化资源; 公共时代的雕塑如何与大众沟通; 本土经验和个人体验在当代艺术创作中的作用; 区域性特点在当代雕塑创作中的价值; 国际交流中的文化身份问题和区域性文化特征的关系; 四川雕塑在当代中国雕塑创作中有何特点, 存在什么问题。与会者围绕主题展开了研讨, 提出了卓有建树的学术观点。我们举办这一系列学术活动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呈现、对话与交流, 全方位清理四川雕塑的创作、工作和生存现状, 研究分析雕塑面对文化的不断变更, 多种展览模式和市场问题时的发展方向。

四川雕塑从历史看就与大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 三星堆铸就了图腾文明的璀璨, 汉陶和石刻表达了祭祀时代的高度文明, 乐山大佛和大足石窟凿造了宗教文化的昌盛, 收租院雕塑了社会变更的历史新篇, 近现代对民族救亡, 新文化运动, 配合国家意识形态宣传等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今天的四川雕塑具备鲜明的艺术特色和个性特征, 并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历史机遇。从展览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艺术家对雕塑的体积、空间、材料、形式语言作科学的研究和实验, 使雕塑的形态出现了一个全新的面貌。以文化的眼光关注所举办的各种活动和展览, 所以出现了一批关注社会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的作品。能够代表四川雕塑状态的三十多位雕塑家的作品呈现了这些积极的状态。整体深层分析四川雕塑生态, 现状并不乐观, 特别是对室内雕塑, 缺少应有的关怀, 雕塑家利用业余时间创作, 拿自己的工资做作品, 花了

许多时间和经费, 作品展览完还是带回家放在床底下或挤在过道边, 即使作品获得大奖, 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展览、活动、作品远离大众, 受影响的面越来越窄, 室内雕塑成了无偿利用的资源 and 少数人的奢侈。究其原因, 室内雕塑面临公共时代的到来, 执行公众意志的机构还没有意识到搭建艺术与公众桥梁的重要性, 艺术家的思想意识还停留在个人的小圈子里, 不能适应新时代对艺术和艺术家的要求。雕塑家创作方向不能自主处在一种不利的被选择创作状态中, 公众消费选择的



《肥手自摸》蒲果 树脂喷片 220 × 125 × 120mm

集体无意识等都在状态中呈现了出来。

四川雕塑状态系列活动的提出是群落的自觉、自悟。是雕塑本体的思考, 我们怎么建构新的价值平台, 我们怎样觉悟新的社会形态, 我们怎样面对公众, 我们怎样积极参与雕塑与理论的互动、我们怎样生存, 怎样建立良性发展的雕塑市场, 怎么丰富我们的生活意义, 工作状态与我们的作品等。通过系列学术活动清理明确目的和意义。在新的意义平台上建构自己的价值体系。